

对话民俗专家：在二十四节气中理解海派文化，遇见上海乡村

□首席记者 贾佳 记者 施懿赞
实习生 崔俊丽

二十四节气 与上海

记者：二十四节气和中国民俗、农时农事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，但其实每个节气，背后对应的文化价值和侧重点是不同的。对于上海来说，二十四节气和沪郊的民俗、农时农事之间有哪些联系？

田兆元：儒家经典《尚书》中记载的文明史开篇，是从尧舜开始的。第一篇叫《尧典》，书中记录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关于节气问题。关于节气的观测、管理，逐渐形成了一种气象观、节气观。其中，核心的“两分两至”，即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，是自然界中的太阳历法的一种坐标。为什么节气这么重要？二十四节气是太阳历，是对太阳规律的一种认识。我们现在使用的西方的历法，也是太阳历，但西方太阳历中缺少节气的明确节点。就上海自然形态而言，上海地处中国东部。日出东方，立春和春分，作为一年之始，对上海城乡来说，其节点性意义突出。通过观察东边太阳升起来确定春分时间，“寅宾出日，平秩东作。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”（恭恭敬敬迎接日出，观察其太阳升起来的情形。待昼夜时间相等，朱雀七宿出现在正南方，这就是春分），是《尚书》里讲的观察春分的故事，这都跟东部有关。秋分时节与中秋时节相近，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明月也从东边升起。古人在秋分时节祭祀月亮。上海也是跟月亮关系最密切的地方，秋分是上海地区应该关注的重要节点。从太阳到月亮，日月同辉，这留给了上海很大的想象空间。

毕旭玲：通常，我们把立春当作二十四节气的起点，但实际上，天文学上的二十四节气是从春分开始的。在江南地区，春分是农业生产开始的很重要的时间节点。春分和秋分，共同的特点是日夜平均，古人会在这一天去校准度量衡；同时，春分和秋分也分别是古人用来祭日和祭月的时间，是天子要亲自参加的“大节”。上海处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，正对应春分、秋分在二十四节气中的位置，我们可

以把一些仪式与相关文化活动结合起来。

在春季的节气里，沪郊有不少在文献记录中的仪式，比如在金山、奉贤、松江等地，当地在立春会举行一种叫“鞭春牛”的仪式，即用纸糊成耕牛的形象，然后在牛的肚子里装满五谷，用鞭子把纸牛打破，谷物会掉出来，首先掉出来的是什么，就被认为是这一年能够获得丰收的谷物。这是古人用鞭春牛来进行占卜的一种很有意思的形式，它表达了农民对丰收的渴望，寄予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古人会把节气当作某一项生产开始的节点，跟某一个生产技艺或者手工技艺联系在一起。比如，秋季的白露，是适合酿酒的节气，从湖南到江南，各地都有酿白露酒的习俗。处暑则视为与上海手工棉纺织技艺相关的重要节气。处暑与七夕时间接近，而七夕经典天象是织女三星开口正对垂直的银河，这种天象曾作为提示女性开始纺织，为缝制冬衣做准备的标志。

宋元时期黄道婆改进棉纺织技艺带动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，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棉纺织中心。上海棉纺织业曾经很发达，曾风靡欧洲的一种“南京布”，实际上产自上海，叫作“紫花布”。上海民众曾将农历七月二十确定为棉花生日，时值棉花采摘完成后的上市时间，也是上海劳动女性开始纺织的时间。农历七月二十也与处暑节气相近。

冬季的冬至，是江南人吃馄饨，以馄饨祭祖的节气，这一节气习俗与盘古开天地神话相关。早在南宋首都临安，也就是今杭州，民众就在冬至吃馄饨，用馄饨祭祖。冬至是历法起算点，也是一年的起点。馄饨与盘古神话中天地开辟之前的“混沌”谐音，古人认为，在冬至吃馄饨是为了纪念宇宙肇始、天地开辟。春节是宇宙肇始、天地开辟。春节是一年的起点，后来从冬至吃馄饨中发展出春节吃馄饨的习俗。

在上海崇明、奉贤等地，也有很多冬季节气食俗，像立冬酿酒、酿酱，冬至吃羊肉和汤圆，不少食俗也有神话传说的渊源。

田兆元：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，立春时要剪燕，贴“宜春”二字，燕子是春天的代表。上海的明清诗人就有很多对这种剪燕、贴宜春习俗的描述。到1918年，上海的《少年画历》还有图画描述这些民俗。但在后来近百年的时间，



田兆元

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
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二十四节气与上海民俗、农时农事之间有哪些关联？哪些节气对于上海来说别有意味？二十四节气对于上海传统的农业生产有怎样的作用？如何理解二十四节气中的乡村景观仪式，对于我们现代生活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？

2025年春分到来之际，我们有幸邀请到两位民俗学专家，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田兆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毕旭玲，展开了一次关于二十四节气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访谈，在二十四节气中感受中国文化，理解海派文化，找到二十四节气与上海乡村之间的独特联系。

二十四节气中 感受中国文化

记者：两位老师提到节气文化，对于不少读者来说，可能是陌生的，或者说，是小众化的存在。我们如何通过新的方式，把它们带入我们当下生活？

毕旭玲：以前，我们是农业社会，离不开二十四节气。但其实，二十四节气的价值不仅仅是用来指导农业生产，更重要的是，引导我们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，建构起了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。后来，我们进入到工业社会、信息化时代，再到智能时代，我们觉得好像不再需要它了，但实际上如果要真的理解中国文化的根底，就没法避开它。

比如，关于春节的译文有几种，Lunar New Year、Chinese

New Year、The Spring Festival、Lunar New Year的译文是错的，因为它只看到了阴历，其实我们的春节是阴阳合历的岁首，阳历体现在二十四节气中。The Spring Festival的翻译也是不准确的，因为它仅仅将春节视为春季的节日，削弱了春节作为岁首的重要性。所以，缺乏对二十四节气的了解，就不能准确理解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我在上海社会科技馆策划了传统节日系列展览。冬至的时候从冬至开始的81天（一九到九九）是最冷的时候，古人用画消寒图的方式度过。消寒图有各种形式。比如，画九朵梅花，每朵九瓣，每天涂一瓣；写九个字，每字九笔，每天写一笔；还有画九个铜钱图案，每个铜钱有五个部分，填涂规则是“上阴下晴、左风右雨、中间雪”，根据天气情况每天填涂一个部分，涂完81天后，就得到一份完整的冬天天气记录，可以帮助指导未来的农

业生产。还有关于冬至的许多天气谚语，是古人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，直到今天也很准确。

田兆元：过去的东西并不是小众，我们之所以把二十四节气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，是因为它曾经是我们的自然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集中体现。二十四节气是古人经验的呈现，是对自然精确观测的成果，有较高的科学价值。其实“五四运动”之前，节气是人们生活的伴侣，生产的指南。近百年来，二十四节气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，从大众化走向边缘化。

但当下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，我们看到政府和民间都很重视，主流媒体积极传播二十四节气文化，逐渐成为主流文化，广大民众开始形成文化自觉。文化传承还需要一代代人的坚持和不放弃。

孔子讲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中国春节、二十四节气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

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，它们的影响力逐渐在世界上传播开来，焕发出磅礴的力量。在上海，很多的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活动，很多的景观图画被重新策划生产，逐渐形成了“上海的二十四节气”特色。

二十四节气 与乡村振兴

记者：在传统农业社会，二十四节气是推进农业生产的重要依据，今天，如果我们想借助它来理解现在的乡村振兴，该怎样认识二者背后的关系呢？

毕旭玲：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关系是紧密的，古人曾经用北斗星斗柄的指向来判断季节，但后来发现这样的判断不精准。然后发现通过观测太阳的

运行，可以精确指导农业生产。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圈，可以被24等分，这就是二十四节气。我们不仅有二十四节气，还有七十二候，每一个节气分三段，每段五天，以五天为一个时间段来指导农业生产，就特别有效。其实，不同地区的七十二候是不一样的，古人根据当地的纬度和温度进行了不同的总结。

所以，中国农业文明很早就以“精耕细作”而闻名，我们绝不仅仅是农业大国，而是精耕细作的农业大国，就是因为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时间表——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足够精细。中国每个地区都有根据当地不同情况而总结的七十二候，它们是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时间表。基于这些而形成的知识传承，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秩序，是由节气的发展而确定下来的规则。

上海也是如此。上海的农业垦拓开始很早。从三国吴时期开始进入迅速发展阶段，上海

最早的县名“华亭”就始于那时。上海先民的农业生产其实很艰难，上海地势东高西低，很容易发生海水倒灌，还有大量土地是滨海盐碱地，需要先种芦苇进行改良。一直到宋元以后，先进的棉纺织技艺大大提升了上海的经济实力。直到当代，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，依然是以先进的农业科技为基础才实现了经济全方位发展。

所以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上海人在使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过程中，树立了标杆。实际上，二十四节气也成就了坚忍不拔、不断奋进的海派文化和精神。我认为，将二十四节气和上海乡村建立关联，要从文化和精神的角度去阐释。

记者：当我们在乡村看到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活动或仪式行为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到某种历史来源或依据吗？应该怎样对这些行为进行合理化的理解和解读？

田兆元：文化传承必定有其依据。在上海传统农村中，有很多谚语、民俗，与农业生产实实在在联系在一起。但同时，文化也是流动的，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。新的时代是不能完全按照文献来照葫芦画瓢。上海是一个文化交融、海纳百川的地方，就呈现出了自然而然的新的文化生产与建构。

过去，我们认为，节庆民俗一定要是历史上有的，但我们也需要反思，传统上没有的，是别人的民俗，能不能成为我们的传统？比如，在闵行颛桥有一种鼓，是从山西学来的，打起来声音洪亮，有力度、有节奏感，后来，就成了颛桥一种地方特色。所以，上海二十四节气文化也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去学习新的东西。

比如，过年吃饺子，在上海历史中，主流是没有这样的习俗的，但近些年，上海过年吃饺子，就是从南北文化的交融中被逐渐以“精耕细作”而闻名，我们绝不仅仅是农业大国，而是精耕细作的农业大国，就是因为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时间表——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足够精细。中国每个地区都有根据当地不同情况而总结的七十二候，它们是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时间表。基于这些而形成的知识传承，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秩序，是由节气的发展而确定下来的规则。

上海也是如此。上海的农业垦拓开始很早。从三国吴时期开始进入迅速发展阶段，上海

最早的县名“华亭”就始于那时。上海先民的农业生产其实很艰难，上海地势东高西低，很容易发生海水倒灌，还有大量土地是滨海盐碱地，需要先种芦苇进行改良。一直到宋元以后，先进的棉纺织技艺大大提升了上海的经济实力。直到当代，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，依然是以先进的农业科技为基础才实现了经济全方位发展。

理解二十四节气的 社会文化价值

记者：是否可以理解，来自乡村的节气景观或仪式，是一个载体，通过这个载体，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海派文化，同时，也可以吸引城市人、年轻人参与进来，在群体参与中推动文化融合和文化认同，为现代文明注入新的生命力？

毕旭玲：可以这样理解。乡村振兴对我们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，中国乡村，无论是从人力的层面，还是精神层面，都是城市的蓄水池。乡村环境能够让人放松，这是它吸引城市人的重要方面。我们把传统农业社会中发展出来的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知识、仪式、景观注入其中，还可以让大家在休闲、参观、体验的时候，学习新的知识，获取新的灵感，让水在乡村好好积蓄，再流出去，让文化充分发挥出它的社会价值。二十四节气涵盖一年，对它的发掘，有很大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。

田兆元：是的。二十四节气涵盖一年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。二十四节气的自然关系，实际上对应着我们的生老病死，从出生、孩童、青春到老年，这样一种自然的关系，同时二十四节气也呈现一种社会关系。如果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就没有办法形成仪式，产生互助，没有办法与他人协作、同频共振。所以节气文化通过社会形成庆典仪式，实现传承。

乡村是一个有联系的完整的社会共同体，群体性生活突出。而在城市，高度崇尚个性化，人与人之间既害怕孤独，又怕被打扰。从追求社会和谐的角度看，我们的乡村却保持着这样一种群体性的关系，是幸福感的源泉。都市应该从乡村吸取精神营养。

我们看过去的乡村，可以把生活当节日去过，当仪式去过，实际上是和谐了人际关系。不论是节日故事、景观场景，还是仪式行为，都是很必要的。我们可以通过乡村景观、仪式把一部分文化形式保护下来，用语言文字去呈现，在环境中去体验，这会有实际的成效。通过学者专家媒体发声、政府部门倡导、民众实践，让乡村文化在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。更重要的是，在都市生活中，二十四节气依然是生活的智慧与审美资源，二十四节气能够让城市更加美好。